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得新忘舊

楚客述武昌胡健中獲報事，殊可發人猛省。胡貿易於閩，近年復商於粵，贖名娼作小室。所謂娼者，名寶琴，穀埠樓船翹楚也。胡邂逅遇之，刻不能忘，捐重金削其籍，置諸朱樓繡閣間，幾以為得神仙福矣。胡中表鄭少岩，年少逸才，皎若臨風玉樹。雖隨胡作賈，而雅無市廛氣。胡以通家懿親，不復嫌疑，胡鄭至，寶琴每不避。或觴酒品風月，仍命寶琴侑尊，以符四美。顧寶雖曾隸樂籍，而豐懷灑脫，無脂粉習氣，且流麗中寓以端莊。無因之笑，有令人不敢傾吐於前。鄭嘗至健中所，健中不在，寶出應之。鄭見其花眸，似有淚意，訝之，寶不能自隱，曰：「君知表兄有新寵否？」鄭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寶謂：「此非今日事，去秋向儂索金釵去，此即其時也。既有此寵後，神意即淡然，偶有酬對，亦只貌合而神離也。」鄭曰：「嫂何知之確？我雖與之共處，然此節則儼在夢中，非惟未見，且不及聞也。」因遂別去。

迨胡竟以新問舊，而弛寶之寵，寶雖不怨遇人不淑，而良宵風月，幽恨時形。胡視之儼如贅，不惟不貴之，且欲去之也。鄭知此事，不復往其家。去冬，寶沾疾，胡醫治之，不三日遽歿，且殯葬皆從簡。鄭見其隨地移情，心弗善也，而亦未能測寶致死之由。本年五月，胡之新置愛妾，名愛雲；病熱，每怔忡中時，如有所見，胡叱為謬。一日，從昏迷中歎氣曰：「我病何得以寒涼之劑，速我生命。」胡叱曰：「爾真昏謬，爾病大熱，非此品無得奏功。」愛雲曰：「我不謬，爾亦非謬，但其新孔嘉，遂令其舊者可厭耳。」胡聞言，遂如冷水澆背。蓋寶琴之死，胡實有不可告人之處，遂疑愛雲此日亂語，係寶琴冤魂所憑也。愛自爾日後，寢疾不安，言皆涉寶琴，因延巫者解禳。鑼鼓喧囂時，愛即批頰自過，狼藉二三日遂死。

胡自愛死，寸衷憂懼不惶。去月偶病，招中表鄭至，囑曰：「汝可看先人面上，為我善辦後事。」鄭驚曰：「君偶病，何遽至此？」胡搖首曰：「非汝所知也。」鄭亦隱其事，遍為安慰。初四日延醫投方後，胡忽檢視曰：「似此緩藥，何日可癒！」乃從秘篋中出方一紙，則極涼之劑也，速命合二劑，遞次煎飲畢，蒙被而臥。鄭至榻問之，則已垂絕，言語不明。幸生意籍中，夙昔曾交托明白。鄭問其家人服何藥，何遽至此。及呈藥方，鄭曰：「此乃舊方，誰命服此？」家人曰：「此主人所命者也。」鄭知其不久人世，急為經理後事。翌日遂歿。健中至死所談並無不經事，而鄭則深明其致死之由，錄之以戒輕於愛憎者。